

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中篇小说卷

第八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第八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1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跪乳	(1)
走向天国	(107)
县城意识	(173)
花港观鱼	(261)

跪 乳

我这半辈子一切人都对得起，唯独对不起我母亲。

这种痛悔在丢失了我母亲留给我的一块羊皮褥子后愈加强烈，如同滚油烧心。我想：如果谁能帮我找回那块羊皮褥子，我情愿以万金酬谢。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失去的永远找不回来了，唯一所能补偿的是写一本关于母亲的书——是的，羊皮褥子丢掉了，母亲下世了，这本书就是我的“羊皮褥子”。

我把全部的感情投入到眼前的方格纸上，悠悠地追忆母亲的形象。往事如烟，漫无边际。抬头望见墙上三十年前妻子抱着儿子喂奶的照片，我的心一下子豁开了一道清晰的线条。“好。”我说，“就从儿子断奶写起吧。”

我的娘，儿不才，要写你啦。

—

儿子的脸蛋埋在他母亲的怀里，埋在他妈那乳晕浓艳丰满洁白的乳房下，小嘴一鼓一抿地吮吸着，发出咕咚咕咚的咽奶声。忽而，那小嘴像两片夹板似的用劲一掙，响亮地拔离奶穗，笑开的嘴里立刻哈出一股热烈的奶腥的甜润，六个月的吮吸使他的脸蛋艳润结实，也如他妈的奶团一样圆浑，表现着幸福惬意和神圣不可侵犯

岳恒寿卷

的自豪。他拔离奶穗后开始看看周围，看看我。他张着嘴笑着，小拳头舞动着，小脚丫翘着，像一只兴奋的幼熊猫。他完全不知道，这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全国性大饥荒的1962年的寒碜的秋天，更不知道战争才使他与父母有了这次急匆匆的旅行。他的眼神从我脸上反弹开，头转动了一下，望向了车窗外。我分明看见他那纯洁透明的眼神在变化奇妙的景物和乳汁般大气里流动。荒漠的山谷越来越深，我好像听见他向我叫了一声：爸爸，还不到吗？我奶奶家。

妻子紧靠着车座背，疲惫的双眼也如儿子的眼神同步地射向车窗外，手指头按压着随时都会喷发的奶穗。妻子就像一蓬发蔫的睡莲，无可奈何地摊在水中，任水波起伏激荡。妻子的眼神里满含着沉沉的忧虑，与忧虑的我同步地漂荡在汪洋中。

就是在昨天，当妻子领来出征的皮大头鞋的时候，我的心像爆炸似地裂开了。我说：“陶，你还是跟领导说说，毕竟医院里有不去的，别人能不去，为啥非要你去？我上去了，咱两口子上去一个还不行吗？”陶说：“不是非要我上去，是我非要去。你忘了院长那回因小米的事点了我……”半年前的这个事还纠缠在她心上：那是她坐月子的时候，我妈特意给她寄来20斤太行山的小米，她一顿也不吃，她说不好吃，塞在碗橱下，蛆

滚鼠扒蟑螂咬，最后提搂出去要连袋子扔掉，被院长看见，给提走了。院长把它提到全院军人大会上，气愤地点了她的名。陶说：“从那至今我都觉得比别人矮了一截。这回我不仅要上去，还要干出个样儿来，让院长看看我陶淑琴到底是不是他说的那种只会吃糖葫芦的娇里娇气的城市小姐！”我说：“我们俩都上去，那咱的孩子怎么办？他还吃奶呀！”陶说：“我想好啦，送回你老家去，让他奶奶给带着。”我说：“你别打我妈的主意，我妈带不了。”陶说：“你光心疼你妈，就怕麻烦了你妈。”我说：“不，家乡灾情重，我妈又有病，怕带不了。”陶说：“那我就把孩子也背上去！”这是气话，但它却有力地镇住了我。她是军人，我无权阻止她履行参战的职责。而她同时又是孩子的母亲，她何尝不作难呢？她最先想到的一定是另一个都市里的她的母亲，可她早就没有了母亲，只有父亲，而带孩子必须是母亲。没奈何她才想到我的母亲。我说：“好吧，既然你愿意送就送回去，不过，到时候你可不要后悔。”

公共汽车像患气管炎的老人，吃力地、哼哼着，爬行着。儿子看一会儿，笑一会儿，再像鱼儿吞钩似地叼住奶头吃一会儿，吃得打了嗝还吃。陶用手往上提着不断地壅住儿子鼻孔的乳房。车上都是我不认识的老乡，儿子的活泼劲最惹人眼目，陶的奶子最惹人眼

岳恒寿卷

目。儿子嘴一离奶头，陶就用手指抵着，那奶汁仍不可遏止地喷泄出来。邻座的婆婆们艳羨煞发出啧啧的赞叹：“看，这媳妇多好的奶！”车里的空气被她这奶腥味冲得热烘烘的，婆婆们的话也是热烘烘的。陶有些不好意思地收了一下脚，红着脸向我投来微微一笑。我没有笑，也没有丝毫的骄傲，我心里倒翻起一种苦难的伤感。

关于对母亲们的奶子，在我的童心童眸里就有着深刻的记忆和形象化认识。我把乡间母亲们的奶子分为两种：一种是圆圆的，像两个小碗扣在胸上，奶尖微垂，略呈“八”字，昂首前翘，吸时柔而且坚，奶流量一般，这我叫碗碗奶；一种是滴溜溜下垂，红枣般的奶头翘吊在肚脐两边，犹如一个大写的“儿”字，这我叫布袋奶。这种奶子的奶水忒足。有人说初乳的奶子都是碗碗奶，奶过一个孩子或上了年纪后就自然下垂，变成了布袋奶，我却不以为然。我们那儿夏天在树荫下纳凉的老奶奶们，喜欢赤条条光着膀子，胸前的奶子有吊着的，有扣着的；我妻子陶才初乳婴儿，又紧紧束着奶罩，而现在已经吊下来了。看来奶的大小与形状是生就的，布袋奶是奶水的压力与胀力对奶体的扭曲的造型。

我妈就是一对布袋奶。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妈生下我时却没有一滴

岳恒寿卷

奶水。吃草药拔火罐都没下来，挤也不管用。我妈的奶子挤得印出斑斑血丝，像两颗熟透的桃，我妈并不甘心，不停地搓揉拧挤，搓揉拧挤一阵后就再让我试着吸。父亲说：“算了哇，别让孩子受罪啦，你天生不会当妈。”我妈说：“不，俺有奶，俺肯定有奶，俺胀得疼，俺要他吃俺，俺要用俺的奶奶俺的孩。”母亲抱着我，将奶头送到我的嘴里，母亲看见我的小嘴没命地吞吮起来，但我吸了几口就吐出奶头哭了。后来，母亲让我再吸，我便本能地不再衔那奶头。我的饥饿的哭声撕裂着母亲的心。这时，接生婆给出了个主意：叫我爹吸。爹说：“不会出奶还当甚的妈咧。大老爷们干那事，埋汰人哩！”爹不干，妈就求：“他爹，为了孩子，你就吸一口哇。”母亲的眼睛和她的奶子一样地痛苦。爹不看母亲那可怜的脸，只说不。其实爹不是不吸，是不相信能吸出来，也怕把这事说出去丢人。妈再求，爹说不是不。爹不吸，却去叫本家我的一个叔来吸。那叔那时十来岁，叔怯怯地捉住母亲的奶子，张开小勺似的嘴衔住了奶头，随即，两个小腮帮就软柿子似地凹了下去。母亲怕叔害羞不敢用劲吸，开始是闭着眼睛的，兴许在安详地等待那一瞬间幸福的降临。但幸福并不像接生婆说的那样渠成水到，母亲的耐心渐渐变成了难以忍受的焦灼。母亲睁开了眼睛，把裸露的整个世界倾向叔的脸

岳恒寿卷

前，不住嘴地鼓励叔：“使劲儿吸，再使点劲儿呀！”叔换了口气，放肆地吸着奶头，双手挤着奶团，全身都在搏动，都在吸，就像连环画里熊猫摘西瓜的情景一样。叔的脸蛋憋得通红，两腮吸得发酸，他没有发现奶头生出气流的预感，却越来越感觉到他的耳朵透出嗡嗡的气旋，像秋蝉似地鸣叫着。他的舌尖感觉不到一星点儿甜润的奶汁，却感觉到无数的小虫在他的腮帮下蠕动蚕食。终于“啊”地一声，像嚼上辣椒面似的，吐出一口条状的酸物。叔跑了。母亲哭了。父亲看着母亲那一对搓拧得不像奶的奶子，看着哭泣的母亲，看着哭叫的我，心里翻滚着当爹的愧疚。

这情景都被一个羊倌看在了眼里。当日黄昏羊入圈后，羊倌就摸黑翻山到河北省地界，赶清早买回一只奶羊，奶羊刚生了小羊，小羊还不会走路，是羊倌的胳肢窝把它夹回来的。羊妈妈的奶忒足，我的第一口奶就是吃这羊妈妈的奶。

一天黄昏，父亲从外面急火火跑回来，说：“日本人来啦！快跑！”母亲心里一抖，一副无可收拾的蔫劲儿，只知道紧紧地往怀里搂我。村里已是鸡飞狗叫，喊声连天。这骚动更使父亲惊慌失措，父亲知道鬼子进村是要杀人的，日本人杀人就像杀鸡杀狗那样随便和快乐。父亲连声吼着母亲快跑快跑！自己却跪在院子，对

着窑墙上砖头大一个被称做“天地庙”的小窑窑磕起头来，父亲总是寄托着佛的保护。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父亲的头磕得很虔诚，很响亮。父亲磕头的时候，母亲正抱着我团团乱转，乱瞅。母亲忽然看见拴在枣树下的羊，羊咩咩地朝她叫着，小羊羔也安安地缩在它妈的肚底下颤鸣着。母亲痛然觉得，它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都是一个生命，就像家庭的一个成员，自己抱着孩子跑了，把它们母子丢在这里？母亲从它们的哀叫声中感觉到了它们内心的惊恐和对主人的哀求。抱着我的母亲试图腾出一只手牵上羊一块儿逃命，但她力不从心。磕完头的父亲忽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赶紧把羊解开，关进屋里锁了。父亲慌慌张张地抱起一团破棉被又吼妈快跑，忽然，村外飞来叭叭的枪声，有一颗枪子儿带着拨动琴弦般的声响打在窑洞的墙头上，又反弹下来擦肩而过，随着迸裂的碎石叭啦啦落在院里。母亲感觉到那枪子儿带着明亮的光穿进了她的胸膛，然后在她的胸膛里发出隆隆的雷鸣。枪声使父亲的慌乱浓缩到一个清醒的视点：唯有我是他生命的全部。父亲吼叫着拽着母亲往出跑，母亲却一个踉跄坐在捶布石上了。父亲看见母亲的袄肩上绽开一朵三角红梅，以为是给打瘫了就来搀扶，母亲却在一种气色平静的状态中解开了扣子，托出奶头塞在我的嘴里。

岳恒寿卷

母亲有奶啦！

父亲惊疑地第一次看见母亲的奶子流出洁白的乳汁，第一次看见母亲用自己的奶乳我。这奶水是日本人的枪弹给惊出来的，日本人的枪弹使我妈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父亲木桩似的愣住了。

母亲的奶水像憋足的渠水突然冲破了闸门，哗哗地灌进我的心田。窑洞上又飞来两粒子弹，院子里又落下几片碎石。父亲几乎是乞求似地催母亲快跑，母亲纹丝不动，她感觉到了奶流的快感和胸部的舒服，感觉到了我吸奶的力气。母亲两眼似睁非睁，如痴如醉，带着幸福的激动，平心静气地乳我。父亲听见母亲自语说：管你日本鬼烧也好杀也好，先让我孩儿吃饱了再说。

母亲就是这样履行了乳我的第一次神圣权利，那种蔑视强盗弹临的超然心魄，比她实际给予我的乳汁本身还珍贵得多。我一直自豪，我是根扎黄土，呼吸着弥漫硝烟，吃小米苞谷土豆，吮羊奶娘奶喝井水长成的一条壮实的汉子。我的健壮的体魄，从入伍体检到提干体检那许许多多栏目里打的一个个合格的印戳，从苦练三伏三九耐力的测试到全面考核的一次次全优成绩，就是对我最权威的鉴赏。这鉴赏同时也是对我母亲的赞美。母亲的奶水里有性格的成分，母亲的心灵美德浸透在我的每一个细胞里。参军仅仅八年的时间，我便成为一个营

级的指挥员。实际上我的言行举止，都受着母亲基因的支配，母亲的奶腥味一直伴随着我。

公共汽车越爬越高，山越走越深。

陶问：“还有多远？”

我说：“快了。”

陶又问：“母亲头上有白发了吗？”

我说：“八年前我离开家的时候没有，现在肯定有了。”

二

我在这儿出生滚了十八年，知道这儿的穷困光景，更知道可恶的饥荒虽然过去，深痛的创伤远没有愈合。这儿的乡亲们至今还吃着包谷皮熬的淀粉坨。我很难想象父母亲在这场饥荒中是以怎样顽强的生命力冲破了死神的罗网。而作为儿子，我只寄过八十斤粮票和一百块钱，充其量顶多能换得几十斤红薯干。想到这，我心里就为之沉重。

母亲那对布袋奶子流过多少奶汁，除乳我之外还作出多少不属于母亲的奉献？陶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记得，母亲那洁白如玉的奶子如何超负荷地掏空，耗尽，并过早地干瘪下去？陶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记得。

岳恒寿卷

我有奶吃了，母亲和我跑脱了，然而，那只奶羊却在那天夜里叫日本人抢走了，留下了那只断奶的可怜的小羊羔。那只雪白的小羊羔还不会吃草，饿得咩咩叫。它开始是仰着脖子，四处张望着喊叫，母亲知道它在唤它妈。后来它便在屋里和院子旮旯缝隙到处找，到处扒，见到什么都嗅嗅，舔舔，母亲知道它想找东西吃。母亲手心里抓一把包谷面喂它，它用舌尖舔了一点儿，在嘴里捻着，还是叫，母亲知道它说咽不了。母亲用剩汤剩饭喂它，它吃不了两口就舔舔唇，仍盯着人叫，母亲知道它说不对口味儿——母亲的这么多“知道”不是我的编造和强加，这是后来母亲说的，母亲说她后来在与羊的生活中，居然懂得了羊语。咩或是咩，同一个单音节，它只是声调和音调上的变化，颤颤的长声是有求于你，短促的颤声是高兴、激动和满足的表示，尖而不颤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威胁，颤而不尖是它习惯的歌喉。我从妈身上深信了“近山识鸟音”的哲理。

这天晌午，阳光忒好，母亲喂饱了我把我哄睡，盘腿坐在枣树下纳鞋底儿，羊羔就卧进妈的腿弯里，脸望着妈，扁扁的肚子一起一伏，毛瓜儿似的小嘴在妈身上嗅嗅碰碰，母亲知道它闻到了她身上的奶腥气味，就用手按它的嘴，羊羔便衔住了母亲一个手指头，嚼了两下，又吐出来，母亲感觉到她的手指头不疼，它没有

牙。羊羔叫得更加凄厉，两只前蹄在母亲胸怀里乱扒，泪淋淋的双目与母亲的双目殷殷相对。母亲踌躇地放下针线，惶惶然望了一下周围，周围只有不动的枣树和疯狂的蝉鸣，母亲定了一下神，就有些赧然地解开怀，试着把一个奶头送进羊羔的嘴里。这一举动看似一个仅在一指之隔、一瞬之间的跨越，但却是惊人而惶恐得仿佛倒回到几十亿年前蛮荒时代，消灭了人类与畜类间彼此高下的距离。母亲不知道她该不该这样做，不知道她这样做有悖于什么，不悖于什么。她只感觉到羊羔的嘴里满是针尖儿大的肉刺刺，就像毛刷子似地捋磨着她又痒又疼，感觉到它全身都在拚命地搏动。它吃奶不像人那样平静地躺着吮吸，生性要跪着前腿，每吃一口就往上猛拱一下，母亲几乎被它拱得坐不住，母亲感觉到她的整个胸腹都被它掀起来了或掀下来了。母亲忍不住笑着叫起来：“哎药，我的小祖宗，痒煞俺啦！拱煞俺啦！你咋用这大劲吸俺呀！”母亲受不了这拱吸，就用力拔出奶穗。

这羊羔，不奶它便罢，奶了这几口，突然断了，真比用鞭子抽它一通还难受。母亲看见它哭了，哭得激烈而伤心，居然还哭出两行眼泪。母亲手护着吸红的奶头，嗔怒地望着它，它跪着的前腿仍跪着不动，仰着的嘴巴却在母亲护奶的手背上吻着。妈对羊说：“你饶了

岳恒寿卷

俺哇，小馋鬼，你连滚带挺的俺坐都坐不稳。”可当这话说过时，母亲忽然从羊羔的哀鸣声中听到一种声音：“我要吸我妈的奶，我要吃奶，我要妈，妈妈！……”母亲那痒痛得赧笑的眼睛里渗出了泪花，母亲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说声“可怜孩儿”，就又褪起衣襟，露出奶头。羊羔的嘴一下子逮住了妈的奶，这一回衔得比钳子夹住还紧。母亲的手给羊羔揩揩眼泪，搂住了羊羔的脖颈。母亲的身子被羊羔拱得一晃一晃，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不多一会儿，母亲那颗滴溜浑圆的奶子，被羊羔吸得松弛下去。

从此，我的妈妈就同时成了羊羔的妈妈。

母亲把我和羊羔错开了奶，每当奶我的时候，就把羊羔拴住；奶羊羔的时候，就把我放在炕上。母亲说，人奶比羊奶热，母亲每次给羊羔喂奶后，还要再灌几勺水，不然它老打响鼻。母亲还说，羊羔的吸奶量比我大得多，我先是猛吸一阵子，后面的吸奶纯粹是吃着玩。而羊羔却不，它只要叼住奶头，非吸干，吸到吸不出来才肯罢休。因此，从那以后，我便为母亲的奶流不足而少不了哭叫。

父亲最初看见母亲乳羊的镜头时，完全是一副惊呆了的样子，似乎不相信天底下竟有这等事，伸长脖子大张嘴望了半天，禁不住嘿声一笑，说：“这~~安~~，日怪

哩，人也能奶羊？不怕咬着你来？”母亲说：“它才舍不得咬我哩，亲得很。”父亲便苦笑而去。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看见母亲的身体渐渐消瘦，便起早贪黑驮煤卖炭挣了几个小钱，买过两次猪蹄和发奶草药给母亲吃。歇下时也断不了逗逗我，摸梳摸梳羊羔。母亲乳羊的事如一条特大新闻在村里传开，最感兴趣的是女人们。她们围着母亲和羊羔。“嫂子，你真胆大，要是俺，就不敢，实或它咬一口呢？”唉，算这羊命大，遇上了他婶子，代羊奶羔，积阴德哩！”……总而言之，她们对我母亲这一壮举的心理，也是一个简单得如同我父亲一样的接受过程，甚至为我母亲的菩萨心肠深受感动，没有一个露出耻笑或是别的什么，她们把这个充满着悲剧色彩的故事当作一幕高品味的喜剧来欣赏。

有一回（是的，故事往往都发生在“有一回”之中），母亲坐在枣树底下的席子上奶我，拴在枣树下的羊羔咩咩地望着吃奶的我叫，望着母亲的怀叫，还用蹄子扒那地，脖子上的带子 得紧紧的。母亲不理它。可是，不知怎么搞的，那带子居然给它挣开了。羊羔奔到妈面前，妈伸手拍了一下它的嘴：“这会儿轮不到你，小馋猫！”可那羊羔，就跪在母亲面前，一跪一跪地往前挪，直跪进母亲的怀里，与我挤着位置。母亲感到奇怪：这羊真灵，它懂得下跪求人。一股伤情涌上心头，